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二十六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间者邪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！

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，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声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。然儒、墨皆排接不载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，汉兴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，虽时扞当世之文罔，然其私义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欺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鲁朱家者，与高祖同时。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闻。所藏活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然终不伐其能，歆其德，诸所尝施，唯恐见之。振人不赡，先从贫贱始。家无余财，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过鞬牛。专趋人之急，甚己之私。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，及布尊贵，终身不见也。自关以东，莫不延颈愿交焉。

楚田仲以侠闻，喜剑，父事朱家，自以为行弗及。田仲已死，而洛阳有剧孟。周人以商贾为资，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。吴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车将至河南，得剧孟，喜曰：“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矣。”天下骚动，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。剧孟行大类朱家，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戏。然剧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及剧孟死，家无余十金之财。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。

是时济南眭氏、陈周庸亦以豪闻，景帝闻之，使使尽诛此属。其后代诸白、梁韩无辟、阳翟薛兄、陕韩孺纷纷复出焉。

郭解，轺人也，字翁伯，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。解父以任侠，孝文时诛死。解为人短小精悍，不饮酒。少时阴贼，慨不快意，身所杀甚众。以躯借交报仇，藏命作奸剽攻，不休及铸钱掘冢，固不可胜数。适有天幸，窘急常得脱，若遇赦。及解年长，更折节为俭，以德报怨，厚施而薄望。然其自喜为侠益甚。既已振人之命，不矜其功，其阴贼著于心，卒发于睚眦如故云。而少年慕其行，亦辄为

报仇，不使知也。解姊子负解之势，与人饮，使之嚼。非其任，强必灌之。人怒，拔刀刺杀解姊子，亡去。解姊怒曰：“以翁伯之义，人杀吾子，贼不得。”弃其尸于道，弗葬，欲以辱解。解使人微知贼处。贼窘自归，具以实告解。解曰：“公杀之固当，吾儿不直。”遂去其贼，罪其姊子，乃收而葬之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解之义，益附焉。

解出入，人皆避之。有一人独箕踞视之，解遣人问其名姓。客欲杀之，解曰：“居邑屋至不见敬，是吾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！”乃阴属尉史曰：“是人，吾所急也，至践更时脱之。”每至践更，数过，吏弗求。怪之，问其故，乃解使脱之。箕踞者乃肉袒谢罪。少年闻之，愈益慕解之行。

洛阳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，终不听。客乃见郭解。解夜见仇家，仇家曲听解。解乃谓仇家曰：“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，多不听者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！”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“且无用，（待我）待我去，令洛阳豪居其间，乃听之。”

解执恭敬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廷。之旁郡国，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不可者，各厌其意，然后乃敢尝酒食。诸公以故严重之，争为用。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，夜半过门常十余车，请得解客舍养之。

及徙豪富茂陵也，解家贫，不中徙，吏恐，不敢不徙。卫将军为言：“郭解家贫不中徙。”上曰：“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，此其家不贫。”解家遂徙。诸公送者出千余万。轺人杨季主子为县掾，举徙解。解兄子断杨掾头。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。

解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其声，争交欢解。解为人短小，不饮酒，出未尝有骑。已又杀杨季主。杨季主家上书，人又杀之阙下。上闻，乃下吏捕解。解亡，置其母家室夏阳，身至临晋。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，解冒，因求出关。籍少公已出解，解转入太原，所过辄告主人家。吏逐之，迹至籍少公。少公自杀，口绝。久之，乃得解。穷治所犯，为解所杀，皆在赦前。轺有儒生侍使者坐，客誉郭解，生曰：“郭解专以奸犯公法，何谓贤！”解客闻，杀此生，断其舌。吏以此责解，解实不知杀者。杀者亦竟绝，莫知为谁。吏

奏解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：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虽弗知，此罪甚于解杀之。当大逆无道。”遂族郭解翁伯。

自是之后，为侠者极众，敖而无足数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仲子，槐里赵王孙，长陵高公子，西河郭公仲，太原鹵公孺，临淮儿长卿，东阳田君孺，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。至若北道姚氏，西道诸杜，南道仇景，东道赵他、羽公子、南阳赵调之徒，此盗跖居民间者耳，曷足道哉！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。

太史公曰：吾视郭解，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采者，然天下无贤与不肖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声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谚曰：“人貌荣名，岂有既乎！”于戏，惜哉！

【译文】

韩非子说：“儒生舞文弄墨败坏法治，侠士凭借武力触犯禁令。”这两种人虽然都被韩非子指责，但读书人常赞美他们。像一些人以权术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，辅佐君主，功名记载史册，本来无可非议。至于像季次、原宪，贫民出身，勤苦读书，胸怀独特的君子德操，抱守道义不苟合世俗，当世的人也嘲笑他们。所以季次、原宪终生居破屋蓬户，穿粗布衣服，连粗食都吃不饱，但是死后四百多年，弟子们还铭记他们的言行。当今游侠之士，他们的行为虽然和正义不合，但他们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一诺千金，甘愿舍生去救济别人的艰难困苦，虽然历经生死搏斗，既不炫耀自己能耐，也羞；于矜夸自己的功德，大概也有许多值得赞美的地方吧。

危难之事，人生难免。

太史公说：从前虞舜修廩凿井都遭困窘，伊尹也拿过鼎俎做过厨师，传说在傅险隐匿，吕尚在棘津受困，管夷吾身陷囹圄，百里奚给人喂牛，孔子受困匡地，在陈、蔡两国挨饿。这些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杰出的仁人君子，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灾难，更何况才能中等的人处在极度衰微的乱世呢？他们遇到的灾害怎么能说得尽呢！

世俗的人说：“管他仁义不仁义，已经受到利益的就是有德。”所以尽管伯夷认为周室兴兵伐纣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，而文王武王的王业也不因为伯夷饿死而受多少贬损。盗跖、庄跻虽说凶暴乘戾，然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德义无穷。由此看来，庄子所说的“偷窃很小的钩带要被诛杀，窃取国家权柄的人反而可以赐爵封侯，诸侯门第所作所为，都合乎仁义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
现在有些读书人囿于片面的见闻，或拘泥于小义，与世隔绝，哪里比得上那些言论卑下随同流俗，与世沉浮猎取功名的人呢！平民游侠之辈，自立取予原则，言出必行，千里赴难，伸张正义，不顾虑世人的是非，取义杀身，这也就是他们的长处，并不是苟且敷衍的人可以做到的。因此读书人遇到穷困窘迫就希望得到他们的救助，他们不也是一般人所称的圣贤豪杰一类的人吗？假使以乡里曲巷的游侠之士，和季次、原宪来比较，看看谁对社会的功绩大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。如果从言必有信对社会的意义的看，侠客们的义举又怎么可以轻视呢？

远古：严民侠士，已不可得知。近代的延陵季札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这一类人，都因为是国君亲属，凭借封土和卿相的厚富，延揽天下的人才，在诸侯当中声名显赫，不能说不是贤者。但这就像荀子所说的顺着风呼喊，声音并没有加大，听的人特别清楚，只不过借着风势罢了。至于那些闾里陋巷的侠士，修养德行，砥砺名节，名传天下，人们无不称赞他们的贤能，这才是特别难做到的！然而儒家、墨家都排斥摒弃他们，不记载他们，秦代以前平民行侠的事迹，被埋没了，我感到特别遗憾。我所听到的，汉朝建立以来就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等人，甩然时常触犯当代的法律，但是他们个人的道义，廉洁退让的品格，有值得称赞的地方。声名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，人们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。至于那些朋党营私，尊崇强暴，互相勾结，靠施舍钱财来役使穷人的，依仗豪门暴力欺凌孤弱，放任纵欲满足自己的人，也是游侠之士所憎恶的。我悲叹世人没有看清事实，而仍以朱家、郭解等人

和暴徒混为一谈，并耻笑他们。

鲁国朱家这个人，和汉高祖同时，鲁国人大都推崇儒教，而朱家却以任侠出名，被他隐匿救活的豪杰之士有好几百，其他普通老百姓受他庇护的更多得说不清。但他从不矜夸自己的能耐，也不要别人感激他的恩德，害怕遇见那些他救济过的人。赈济人家困难，先从最贫穷的开始。他自己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所穿的都是旧衣服，吃的很简单，出门乘坐的是小牛车，专心救济别人的急难，把别人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。他曾经暗中解救季布将军的困厄，后来季布地位尊贵了，终身不愿再见季布。函谷关以东的人，没有不伸长脖子仰慕朱家，愿意和他结交的。

楚国的田仲以行侠闻名天下，喜欢使剑，像服侍父辈那样服侍朱家，自认为行为比不上朱家。田仲死后，洛阳有个叫剧孟的侠客。洛阳人以经商闻名，而剧孟则以任侠而名震诸侯。吴、楚诸侯叛乱时，条侯周亚夫做太尉，乘驿车到洛阳，把剧孟请到军中，高兴地说：“吴、楚诸侯举大事而不请剧孟参与，我知道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了。”当时天下动乱，太尉把剧孟看得像一个敌国那么重要。剧孟的行为像朱家，但喜欢六博戏，大多是些年轻人的游戏。剧孟母亲去世后，从远地来送葬的车上千辆。剧孟死后，家中所剩的财产不足十金。和剧孟同时的，有符离人王孟，在江淮一带以游侠闻名。

当时济南人响氏、陈国人周庸，也以豪侠闻名，景帝知道后，派遣使者把这类人都杀了。此后代郡的白氏、梁国人韩无辟、阳翟人薛兄、陕县人韩孺等豪侠，又纷纷出现。

郭解，轺县人，字翁伯，是当时著名看相人许负的外孙。郭解的父亲行侠。在孝文帝时被杀。郭解为人短小精悍，不喝酒。年轻时残忍狠毒，感到不满意就杀人，被他杀害的人很多。为朋友报仇不怕死，藏匿亡命之徒，犯法抢劫，私铸钱币，掘坟盗墓，诸如此类，不可胜数。但他运气好，凡是遇到形势紧急时，常常能够逃脱，或是碰到赦免。到郭解年长时，行为收敛，能以德报怨，给人很丰厚，对人要求很少，并以仗义行侠而感到满足。救下别人的性命，而不夸耀自己功劳，但内心仍旧残忍狠毒，遇列细微小事突然行凶的习性，仍旧和从前一样，少年们仰慕他的行为，常常替他报仇，

不让他知道。郭解的外甥仗着郭解的势力，和人喝酒，让人干杯，人家不能喝，也要强灌下去，那人一怒之下，拔刀把他杀死，逃亡而去。郭解姊姊气愤地说：“我弟弟翁伯是那么讲义气，别人杀了我儿子，凶手还捉不到。”于是把尸体放在大路旁，不埋葬，想让郭解难堪。郭解暗中派人察访。终于打听到了凶手的住处。凶手迫不得已就向郭解自首，把经过情形告诉郭解。郭解说“你杀他本来是应该，是我外甥无理。”就把凶手放走了，归罪于姊姊的儿子，于是收尸埋葬了。大家听说这件事，都称赞郭解义气，更加依附他。

郭解每次出入，人人都躲开他。只有一个人傲慢地蹲坐着看他，郭解派人问了他姓名：门客要杀他。郭解说：“住在家乡不受人敬重，这是我的德行不好啊，他有什么罪呢？”于是暗中嘱托县尉说：“这个人是我特别关照的，轮到他服役的时候，请免他的差。”轮到这人服役时，有好多次，县吏都不找他，他感到奇怪，问是什么缘故，才知道郭解替他说了情。对郭解傲慢的人寸：是袒衣露体向郭解谢罪。许多少年听见这件事，更加仰慕郭解的行为。

洛阳有一对仇家，乡里贤人豪侠数十人从中调停，始终不能解决。有人就去找郭解。郭解夜晚去见仇家，进行调解，仇家勉强听从郭解的劝告。郭解对仇家说：“我听说洛阳许多人在你们之间调停，你们都不听从，现在你们听了我的劝告，我怎么可以从外地来侵夺别人乡里中贤豪的权力呢？”于是连夜走了，不让人知道，并且叮嘱说：“不要听我的话，等我走后，还是请洛阳的贤豪居中调解，听他们的吧！”

郭解平时谨守恭敬，从不冒昧坐车去县衙。到外郡去，为别人办事，事情可以解决的，就解决了；不能解决的，也都能使各方满意了，然后自己才肯接受人家的酒食。所以大家都敬重他，争着为他效力，本地少年及邻县的贤豪，半夜到郭解家来探望的，常有十多辆车子，请求将逃亡到郭解家的门客带回去供养。

到了把富家豪族迁到茂陵的时候，郭解家因为贫穷，不合迁徙的标准，但因为他名气太大，官吏恐怕上面怪罪，不敢不迁他。卫青将军替郭解辩护说：“郭解家贫，不合迁移的标准。”皇上说：“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让将军替他说情，由此看来，他家里并不贫穷。”郭

解家就这样被迁了。大家为他送行，出钱达一千多万。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在县里做官，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，所以郭解侄子就砍了杨县吏的头。从此杨家和郭家就结了仇。

郭解迁徙入关，关中贤士豪侠，不论认识或不认识，听到他的声名，争相和他结为好友。郭解身材矮小，不喝酒，出门不乘车马，后来又杀了杨季主。杨季主家人上书皇上告发郭解，郭解的人又把告发者杀死在京师宫廷门下。皇上知道了，就命令官吏拘捕郭解。郭解逃亡，把他母亲和家属安置在夏阳，自己逃到临晋。临晋的籍少公本来和郭解素不相识，郭解冒称别人姓名，并请求籍少公放他出临晋关。籍少公放走了郭解，郭解辗转逃入太原，所过之处往往将实情告诉招待他的主人家。因此官吏追捕郭解，按踪迹追查到籍少公那里。少公自杀，追查线索的口供断了。过了很久才将郭解抓获。彻底追究他所犯的罪过，郭解杀人的事，都发生在大赦以前。一次，轵县有个儒生陪侍使者坐，听到在座客人赞美郭解，这个儒生就说：“郭解专门作奸犯法，怎么称得上贤士呢？”郭解的门客听了，就杀了这个儒生，割断他的舌头，官吏因此责问郭解。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。杀人者最终也没有查出来，没有人知道是谁。审理此案的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说：“郭解作为普通百姓，任侠玩弄权势，因区区小事就要报仇杀人，郭解本人虽然不知道，但这个罪比郭解杀人还要严重，判郭解大逆无道罪。”于是族灭郭解一家。

从此以后，行侠的人虽然非常多，但都傲慢无理，不值一提。关中长安的樊仲子，槐里的赵王孙，长陵的高公子，西河的郭公仲，太原的鹵公孺，临淮的倪长卿，东阳的田君孺，虽然为游侠，却谦虚退让有君子风度。至于像北方的姚氏，西方许多姓杜的，南方的仇景，东方的赵他、羽公子，南阳的赵调之流，简直就是民间的盗跖，更不值得称道了！这都是过去侠士朱家那样的人引为羞耻的。

太史公说：我看郭解，身材相貌不如一般中等人材，言语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。但是，天下的人无论贤与不贤，认识或不认识，都仰慕他的声名，谈论游侠的都会提到他的名字。俗话说：“人们崇尚荣誉难道有尽头么！”唉！郭解之死，可惜呀！

卷一百二十五

佞幸列传第六十五

【原文】

谚曰：“力田不如逢年，善仕不如遇合”，固无虚言。非独女以色媚，而士宦亦有之。

昔以色幸者多矣。至汉兴，高祖至暴抗也，然籍孺以佞幸。孝惠时有閼孺。此两人非有材能，徒以婉佞贵幸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关说。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駿鸡，贝带，傅脂粉，化閼、籍之属也。两人徙家安陵。

孝文时中宠臣，士人则邓通，宦者则赵同、北宫伯子。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；而赵同以星气幸，常为文帝参乘；邓通无伎能。邓通，蜀郡南安人也，以濯船为黄头郎。孝文帝梦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，顾见其衣袂带后穿。觉而之渐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，即见邓通，其衣后穿，梦中所见也。召问其名姓，姓邓氏，名通，文帝说焉，尊幸之日异。通亦愿谨，不好外交，虽赐洗沐，不欲出。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。然邓通无他能，不能有所荐士，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者相通，曰“当贫饿死”。文帝曰：“能富通者在我也，何谓贫乎？”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，得自铸钱，“邓氏钱”布天下。其富如此。

文帝尝病痼，邓通常为帝啖吮之。文帝不乐，从容问通曰：“天下

谁最爱我者乎？”通曰：“宜莫如太子。”太子入问病，文帝使啗痈，啗痈而色难之。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啗吮之，心惭，由此怨通矣。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邓通免，家居。居无何，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。下吏验问，颇有之，遂竟案，尽没入邓通家，尚负责数巨万。长公主赐邓通，吏辄随没入之，一簪不得著身。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。竟不得名一钱，寄死人家。

孝景帝时，中无宠臣，然独郎中令周文仁，仁宠最过庸，乃不甚笃。

今天子中宠臣，士人则韩王孙嫣，宦者则李延年。嫣者，弓高侯孽孙也。今上为胶东王时，嫣与上学书相爱。及上为太子，愈益亲嫣。嫣善骑射，善佞。上即位，欲事伐匈奴，而嫣先习胡兵，以胡益尊贵，官至上大夫，赏赐拟于邓通。时嫣常与上卧起。江都王入朝，有诏得从人猎上林中。天子车驾辟道未行，而先使嫣乘副车，从数十百骑，骖驰视兽。江都王望见，以为天子，辟从者，伏谒道傍。嫣驱不见。既过，江都王怒，为皇太后泣曰：“请得归国人宿卫，比韩嫣。”太后由此嫌嫣。嫣侍上，出入永巷不禁，以奸闻皇太后。皇太后怒，使使赐嫣死。上为谢，终不能得，嫣遂死。而案道侯韩说，其弟也，亦佞幸。

李延年，中山人也。父母及身兄弟及女，皆故倡也。延年坐法腐，给事狗中。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，上见，心说之，及入永巷，而召贵延年。延年善歌，为变新声，而上方兴天地祠，欲造乐诗歌弦之。延年善承意，弦次初诗。其女弟亦幸，有子男。延年佩二千石印，号协声律。与上卧起，甚贵幸，埒如韩嫣也。久之，寝与中人乱，出入骄恣。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，爱弛，则禽诛延年昆弟也。

自是之后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数也。卫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，然颇用材能自进。

太史公曰：甚哉爱憎之时！弥子瑕之行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。虽百世可知也。

【译文】

俗话说：“努力种田，不如遇到好年成；精于做官，不如有好机会能得到君王的赏识。”此话的确不假，所以不只是女人可用美色谄媚讨

好人,而且士人做官也有这种情况。

古时候靠美色得到宠幸的人太多了。到了汉朝兴起,高祖是一个最暴猛伉直的帝王,可是籍孺却靠谄媚而得宠幸;孝惠帝时,有一个叫閼儒的也是如此。这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才能,只是以谄媚伎俩而得到显贵宠幸,和皇上同起居,公卿大臣都通过他们打通关节。因此孝惠帝时,郎官和侍中都戴着用鹅鸡羽毛装饰的官帽,系着用贝壳装饰的腰带,脸上也搽着胭脂水粉,都是学閼儒、籍孺这些人的作法,后来这两人都把家搬到了安陵。

孝文帝时宫中的宠臣,士人有邓通,宦官有赵同、北宫伯子。北宫伯子因为是一个仁慈厚道的长者而被宠幸;而赵同因懂得占星和望气的法术而受宠,常常陪着文帝同坐车中;邓通则没有技艺才能。邓通,蜀郡南安人,因为会划船而当上黄头郎。孝文帝曾做了一个梦,想上天,上不去,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把他推上了天,回头看这黄头郎穿着一件横腰的衣衫,衣带结在背后。汉文帝梦醒后前往渐台,按照梦中情景私下观察搜寻推他上天的那个黄头郎,就看到了邓通,他的衣带结在后面,正是梦中所看到的那个人。叫过来问他的姓名,得知他姓邓名通,文帝听了很高兴,一天比一天更尊宠他。邓通的个性也很老实谨慎,不喜欢交际,即使皇上让他休假,也不想出去。于是汉文帝前后数十次赏赐邓通,累计达亿万,官职升到上大夫。汉文帝也常常到邓通家玩耍。然而邓通没有别的才能,不能推荐什么贤士,只能靠敬谨自身来逢迎皇上罢了。汉文帝曾经派一个会看相的人给邓通看相,看相的人说:“邓通命里注定会穷困饿死。”文帝说:“能使邓通富裕的就在于我,怎么说他会贫穷呢?”于是将四川严道的铜山赏赐给邓通,允许他自己铸钱,使得“邓氏钱”流行天下,邓通富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。

汉文帝曾经得了毒疮,邓通经常为文帝吸吮患处。文帝心里闷闷不乐,从容地问邓通说:“天底下谁最爱我呢?”邓通说:“应该没有人比太子更爱您了。”太子进宫探视文帝的病情,文帝要他吸吮毒疮,太子吸毒疮但面有难色。事后听说邓通经常替文帝吸吮毒疮,内心虽感到惭愧,但也从此怨恨邓通。等到文帝逝世,景帝即位,免了邓通的官,邓通在家闲居。过了不久,有人告发邓通偷出境外铸钱。于是下

令官吏审问，证实确有其事，终于定案，把邓通家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，还欠债好几亿万。景帝的姊姊长公主赏赐给邓通的东西，官吏随即没收，连一只簪子都不能挨他的身。于是长公主才命人借给他衣食所用，终于不能有一个钱称为邓通的钱，到死一直寄居在别人家里。

孝景帝时，宫中没有被宠幸的臣子，不过唯独有一个郎中令周文仁，他最受景帝的宠爱，远远超过一般的人，但也并不很深厚。

当今皇上的宫中官得宠的，土人中有韩嫣，宦官有李延年。韩嫣是高弓侯庶出的孙子。武帝当胶东王时，韩嫣和皇上在一起读书，彼此很合得来。到皇上做了太子，皇上更加亲近韩嫣。韩嫣善于骑马射箭，也善于谄媚讨好。武帝即位，想进行讨伐匈奴的战争，而韩嫣事先练习匈奴人的兵器和作战方法，因此更加被皇上尊宠贵幸，官位升到上大夫，皇上给他的赏赐，和文帝给邓通的差不多。当时韩嫣经常和皇上同起同睡。有一次江都王进京朝见，皇上有命令可以随皇上进入上林苑打猎。因为清道工作没做完，皇上的车马还未出发，就先命韩嫣乘坐从车，带着百数十个骑兵，奔驰前往观察野兽的情况。江都王望见，以为是皇上驾到，就别开侍从，俯伏在路旁谒见，韩嫣却驱车而过，视而不见。韩嫣过去后，江都王非常生气，对皇太后哭着说：“请求把所封的王国爵位，还给皇上，而入朝进宫当侍卫，和韩嫣一样。”皇太后因此怀恨韩嫣。韩嫣侍候皇上，进出宫中不受禁阻，因有奸情被皇太后知道了，皇太后发怒，派人勒令韩嫣自杀，皇上替韩嫣谢罪，终究得不到赦免，韩嫣终于自杀。而韩嫣的弟弟，案道侯韩说，也因谄媚得到皇上宠幸。

李延年，中山人。他的父母、他本人和他的兄弟姐妹，原来都是歌舞艺人。李延年因犯法受了腐刑，在管理皇家猎犬的地方供职。而平阳公主对武帝谈起李延年的妹妹擅长舞蹈，皇上召见，心里很喜欢她，等她进了宫，就召见李延年，并使他显贵起来，李延年会音乐唱歌，创作新奇的乐曲，而这时武帝正兴建祭祀天地的庙宇，想制作乐诗来演奏歌唱。李延年善于逢迎武帝的心意，为皇上弹奏演唱新作的乐诗。他的妹妹也得到宠幸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李延年则佩带着二千石级官职的官印，称为“协声律”。他和皇上同起同卧，非常显贵宠幸，情形就像武帝对韩嫣一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延年逐渐和宫女淫乱，进出宫中

骄横放纵。等到他的妹妹李夫人去世,逐渐失宠,于是就把李延年和他的兄弟抓起来杀了。

从此以后,宫里受宠的臣子,大都是出于外戚之家,而这些人都不算什么,像卫青、霍去病也是凭外戚关系做大官,受宠爱,不过他们都很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。

太史公说:当帝王喜爱或是憎恨一个人的时候,多可怕呀!从卫国弥子瑕的行迹,足以看出后来受宠佞臣的结局了,即使百代以后,也可以预见。

卷一百二十六

滑稽列传第六十六

【原文】
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义。”太史公曰：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。
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鸣，王知此鸟何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《田完世家》中。

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！”王曰：“笑，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傍有壤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孟，祝曰：‘瓠羹满篝，污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，至赵，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

威王大说，置酒后宫，召髡赐之酒，问曰：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”对曰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威王曰：“先生饮一斗而醉，恶能饮一石哉！其说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傍，御史在后，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，舂鞬鞠臄，侍酒于前，时赐余沥，奉觞上寿，数起，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相见，卒然相睹，欢然道故，私情相语，饮可五六斗径醉矣。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，握手无罚，目眙不禁，前有堕珥，后有遗簪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参。日暮酒阑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罗襦襟解，微闻芗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。”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。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尝在侧。

其后百余年，楚有优孟。

优孟，故楚之乐人也。长八尺，多辩，常以谈笑讽谏。楚庄王之时，有所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啖以枣脯。马病肥死，使群臣丧之，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。左右争之，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“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。”优孟闻之，入殿门，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优孟曰：“马者王之所爱也，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大夫礼葬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请以雕玉为棺，文梓为槨，洙枫豫章为题凑，发甲卒为穿圹，老弱负土，齐赵陪位于前，韩魏翼卫其后，庙食太牢，奉以万户之邑。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过一至此乎！为之奈何？”优孟曰：“请为大王六畜葬之，以垆灶为槨，铜历为棺，赍以姜枣，荐以木兰，祭以粮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

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，善待之。病且死，属其子曰：“我死，汝必贫困。若往见优孟，言我孙叔敖之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其子穷困负薪，逢优孟，与言曰：“我，孙叔敖子也。父且死时，属我贫困往见优孟。”优孟曰：“若无远有所之。”即为孙叔敖衣冠，抵掌谈语。岁余，像孙叔敖，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。庄王置酒，优孟前为寿。庄王大惊，以为孙叔敖复生也，欲以为相。优孟曰：“请归与妇计之，三日而为相。”庄王许之。

三日后，优孟复来。王曰：“妇言谓何？”孟曰：“妇言慎无为，楚相不足为也。如孙叔敖之为楚相，尽忠为廉以治楚，楚王得以霸。今死，其子无立锥之地，贫困负薪以自饮食。必如孙叔敖，不如自杀。”因歌曰：“山居耕田苦，难以得食。起而为吏，身贪鄙者余财，不顾耻辱。身死家室富，又恐受赇枉法，为奸触大罪，身死而家灭。贪吏安可为也！念为廉吏，奉法守职，竟死不敢为非。廉吏安可为也！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，方今妻子穷困，负薪而食，不足为也！”于是庄王谢优孟，乃召孙叔敖子，封之寝丘四百户，以奉其祀。后十世不绝。此知可以言时矣。

其后二百余年，秦有优旃。

优旃者，秦倡俳儒也。善为笑言，然合于大道。秦始皇时，置酒而天雨，陛楯者皆沾寒。优旃见而哀之，谓之曰：“汝欲休乎？”陛楯者皆曰：“幸甚。”优旃曰：“我即呼汝，汝疾应曰诺。”居有顷，殿上上寿呼万岁。优旃临槛大呼曰：“陛楯郎！”郎曰：“诺。”优旃曰：“汝虽长，何益，幸雨立。我虽短也，幸休居。”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。

始皇尝议欲大苑囿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、陈仓。优旃曰：“善。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始皇以故辍止。

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。优旃曰：“善。主上虽无言，臣固将请之。漆城虽于百姓愁费，然佳哉！漆城荡荡，寇来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为漆耳，顾难为荫室。”于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居无何，二世杀死，优旃归汉，数年而卒。

太史公曰：淳于髡仰天大笑，齐威王横行。优孟摇头而歌，负薪者以封。优旃临槛疾呼，陛楯得以半更。岂不亦伟哉！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经术为郎，而好读外家传语。窃不逊让，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，编之于左。可以览观扬意，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，以游心骇耳，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

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，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说。武帝少时，东武侯母常养帝，帝壮时，号之曰“大乳母”率一月再朝。朝奏入，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，又奉饮糒飧养乳母。乳母上书曰：“某所有公田，愿得假倩之。”帝曰：“乳母欲得之乎？”以赐乳母。乳母所言，未尝不听。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。当此之时，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。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，当道掣顿人车